

20140819 太陽花學運\_北加州反黑箱服貿大集合(舊金山灣區)\_黃國昌\_十方影視

……的時候，那時候來美國做Fulbright的研究，那曾經受到美國很多地方的鄉親的邀請，那個時候非常的抱歉，因為臺灣在同時有很多年輕人，包括今天在座的飛帆也好，為廷也好，還有其他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年輕人，他們一直在臺灣，一方面在守護我們的新聞自由，另外一方面在對抗...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是已經不避諱他自己是什麼顏色的蔡衍明，所以在那段期間當中，之所以推辭掉很多的邀約，並不是認為說沒有必要來跟大家報告在臺灣參與一些公民運動的經驗跟想法，而是實際上面在時間上面真的不允許，除了自己本來要兼顧的研究工作之外，那同時也透過其他的方式跟在臺灣一起那個時候還在奮鬥的夥伴並肩作戰。

那這一次有這個機會，我們第一站前兩天停了Vancouver，那今天有這個機會到舊金山來，那事實上我其實剛剛想說的，飛帆都已經說得非常的好，一方面是來謝謝各位不僅是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當中，那對於在臺灣我們所正在進行的努力跟改革的支持以及以鼓勵，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跟在海外這麼多的臺灣人長久以來無私無我、犧牲奉獻，為臺灣的民主幫我們打下了基礎，為我們所做的努力。

2012年的時候，我在紐約認識了一個海外的臺灣人，那老實說我不太習慣...應該這樣講，我也是這樣，我不太習慣跟人接觸，所以他跟我聯絡很多次，我就很委婉的謝謝他，那後來有一次真的碰到他了，那我發現說他事實上是臺灣在整個黨外運動或民主運動的歷程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支持者，我後來知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那讓我很感動的一件事情是，他每次對於臺灣所在發生的事情，各式各樣的運動，不管是那個時候的黨外運動，甚至是後來民進黨各式各樣的選舉，那出錢出力，出了相當多的錢，但是他每次坐飛機回臺灣的時候，他都是跟他太太兩個人坐經濟艙，把所有省下來的錢都捐給了在臺灣進行的運動。

這件事情我一直記在心裡面，覺得很感動，今天到中午的時候，遇到另外一個臺灣人，我知道他也做了類似相同的事情，我相信在場還有很多朋友長期以來都是用這樣的心情、用這樣子的奉獻在支持在臺灣所有的運動。其實這次到美國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各位說一聲謝謝，謝謝大家。

(掌聲)

我們在Vancouver的時候，有機會跟Vancouver那些當地比較年輕一輩的臺灣人，聊起了臺灣現在的狀況，我還記得有一個Vancouver的臺灣年輕人告訴我們說，

他們事實上覺得臺灣的未來他們充滿了悲觀，覺得不曉得該怎麼辦，我那時候跟他講的是：我們事實上沒有悲觀的權利，理由很清楚，臺灣是我們的家，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我們是一個在一起分享同一塊土地的國家，我們未來也都分享相同的命運，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但是我要說的是，1991年到1995年是我在大學念法律系的時候，那時候在學校參加了一個異議性的社團叫作「大學新聞社」，那時候在大學校園裡也好，在臺灣社會裡也好，我們是少數，我們真的是少數，但是我那個時候的感覺是，我們是一群驕傲的少數，因為我們有信心，我們選擇了正確的價值，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因此我們雖然是少數，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動搖過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勇敢的往前走。

在那個年代你可以說是一個穿草鞋的年代，大家穿著草鞋在奮鬥、在努力。2008年以後，從野草莓運動開始、ECFA公投、大埔的事件、反媒體壟斷、會計法的修正、九月的政爭，一路下來，我那時候心裡面一方面對於公民社會的活躍感覺到非常的興奮，但是另外一方面對於在政黨政治所出現各式各樣讓人沒有辦法理解，臺灣的民主走到今天，為什麼還會發生這麼多讓人沒有辦法相信醜陋的戲碼，感覺到難過。跟在1990年代比起來，在一起對抗國民黨的這些朋友，或許不再穿草鞋了，穿的是皮鞋，但是我們邁向前的步伐沒有因此變得更大步，我們心中所充滿的那個驕傲感、所充滿的那個榮譽感，所感覺到我們站在是正確的價值的這一方、所感覺到我們所選擇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的信心卻在下降。

太陽花運動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詮釋，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朋友一定是從這個運動看到了希望，所以今天大家會願意開這麼久的車子齊聚在這個地方，我也分享這樣的希望，也願意相信這樣的希望，但是接下來所面臨的挑戰跟困難，讓我們沒有任何鬆懈的空間，沒有任何懈怠的餘裕，我們接下來的每一步都要走得很謹慎，臺灣在跟時間賽跑。

從出議場以來的這段期間當中，很多朋友在做的是各自在各自關心的議題，透過自己所熟悉的運動方式，不斷地在擴張我們的陣營，把餅做大是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如果沒有把餅做大的話，45%到48%，關在一個會議室裡面，大家爭得你死我活，讓你當了王，我們都還是被統治的那一群。

2016年，從今年年底的選舉也好，但是我事實上看得更重的是2016年的國會

選舉，真的要改變臺灣目前已經陷入一灘死水的政治狀態，一定要讓國民黨在國會裡面沒有辦法過半。

(掌聲)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絕大多數都認同也贊成我們需要一部新的憲法，這也是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當中提出來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但是走到目標的這一條道路上，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

第一步就如同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在國會當中，只有讓國民黨實質上面的席次沒有過半，臺灣的政治才有翻轉的可能性，當臺灣的政治出現了翻轉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所擁有的就不僅僅是我們享受相同臺灣的這塊土地，我們分享相同的命運，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創造出來一個臺灣人真正屬於臺灣人的新憲法，謝謝。

(掌聲)

主持人：我們謝謝在座的各位朋友們帶來這麼多這麼精采的回顧，也可以帶給我們新的這個力量。那我們現在要進入Q&A的時間，那我們現在Q&A之前也有講過是在後面的茶水的地方有紙條，你們可以填，如果你有想要問的問題，你可以填在紙條上面，然後我們再...(報到處)，在報到處，在報到處有紙條可以，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我們今天的speaker的話，你可以在後面填你的問題，然後我們會馬上收集。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今天晚上的...我們會有donation這個...如果你覺得你有負擔，那想要贊助今天晚上這個活動的經費的話，我們的donation也會在後面，那如果您是寫支票的話，請把支票開給……要……(無法辨識)，好謝謝，那我們大概在三到五分鐘之後，會收集問題，那如果你們現在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話，請到後面去填紙卡謝謝。

主持人：讓國民黨不過半，然後又對民進黨沒有信心，這樣子的話你們是不是有計畫要出來組一個，自己組一個政黨呢？因為其實滿多人有這個疑問，那像之前你們也有提到說組政黨的這個問題，那到底是...到底係嘅啊係謀(台語)，到底是有還是沒有？Are you... the question is if you don't believe in the DPP, if you'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DPP, but you want to take down the KMT, would you form your own political party?

陳為廷：你要不要整理跟我一起問，再一次回答？

主持人：這不就已經很多問題了？沒關係，你先回答。

陳為廷：就每個人都回答一次嗎？

主持人：不用，就看你們誰要回答？

陳為廷：我覺得黃國昌比較適合回答這個問題(全場笑+鼓掌)，老實說啦，就是說，對，就是說當然我們自己當然本身沒有要組政黨，就是說但是現在的確也在臺灣有，大家聽過公民組合嗎？

(觀眾：有。)

陳為廷：公民組合，很多人沒聽過，但是大家可以上去按讚，然後綠黨，當然他們其實在3月的運動之前，公民組合和綠黨其實都已經在設想說2016年可能要推一個他們這樣的名單，然後來在立法委員選舉當中，希望能夠一起支持，但是在3月的運動過後，公民組合、綠黨這樣的，這樣組黨，然後要推名單這樣的行動還在持續當中，當然我們也，我們的態度，島國前進的態度當然願意持續的參與這樣的討論，也希望能夠也許如果未來可以的話，可以協助這樣助選的工作，但是我們本身當然沒有要組黨，很多人問說我們會不會參選，但是至少那個很現實的理由是說，我還要念書，還要念研究所，選上我怕沒辦法念了，當然林飛帆，林飛帆那個要寫論文，然後當兵，為什麼這個問題要給黃國昌回答呢？因為每次我講完這兩個之後，想不到黃國昌有什麼藉口(全場笑)，所以呢，問國昌這個問題比較好。

主持人：其實我插一下，因為有人是點名這個黃教授說，立委選舉必須讓國民黨低於半數，那不知道這是，阻擋是一個手段，然後是說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計畫，具體的一些計畫去促成這個想法的實現？

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說，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工程，當然在學界，從2008年的選舉以後，就不斷地在反省我們立法委員的選制，那因為我們現在立委的選制，不分區跟分區，其實綜合起來看，它所造成的票票不等值，跟票票不等值以及得票率跟席次扭曲的效果，在幾次選舉下來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因此有很多學者提議要修改

憲法，然後去改變立委不分區選舉的席次，這件事情從理念上面來說，我個人是支持的，問題是在實踐面上面來講，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瞭解是，在目前的選制下面，國民黨大概直接有8席是放到口袋裡面，選舉以前結果就揭曉了。

那對於國民黨來講，他有什麼incentive想要去跟你玩修憲的遊戲，到目前為止看來是沒有，那因此接下來整件事情的鋪排必須要從這個殘酷的現實的基礎面開始去進行……(影片被卡)

……的道路，跟我們所信仰的價值還有對未來選舉的影響彼此之間交錯的關係。那誠如剛剛為廷所講的是，現在的確是有一股新的勢力想要出來組第三勢力，那個第三勢力出來的目標，以我自己目前所知，並不是要擊倒或者是取代民進黨，當然其他的朋友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我不知道，我大概只能以我自己的觀察跟各位去報告。

那但是最重要的目標是希望在2016的時候，讓國民黨的席次不要過半，我剛剛在跟各位在報告的時候，我說的是實質上讓它不過半，我沒有說形式上讓它不過半，如果要形式上讓它不過半的話，我自己的預測當然不見得完全正確，是在2020年的時候，這件事情會比較有可能。但是從現在開始到那個時間點，特別是在16這個轉折點，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步步為營，才有可能走到那個地方。

我不是不願意跟大家做很詳細的說明，但是有一些事情目前還正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所以就跟各位先說聲抱歉，就是可能細節真的沒有辦法說得太清楚，但是從整個運動，過去這幾年的運動，我講的不是只有太陽花運動啦，剛剛幾位同學們的說明，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說，太陽花運動不是只有這個運動，它是累積了好幾年每一波的運動的能量，那每一波的運動看起來是獨立的，但是實際上它是貫穿的，那貫穿的有很多的主軸，那其中一個是對抗中國共產黨，要去...去保存我們重要的核心價值，臺灣的自由民主人權；那另外一個主軸是在處理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這兩個主軸所開展的運動一直累積到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做了一個最大能量的釋放。

那從那些運動的歷程當中我個人在看的是，雖然飛帆一直要大家不要把希望放在新生代，但是我個人(咳咳)(全場笑+鼓掌)(這邊老師應該是在裝老人的樣子)，沒有，我個人是...我之所以會算在2020年是有理由的，那中間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要從新生代出來，那現在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重要的並不是說任何的個人他是不是願意

投入選舉的活動，不是任何的個人是不是願意投入選舉的活動，而是整個臺灣社會是不是期待有一個新的政治出來，那個新的政治的想像能不能夠讓人看到希望，看到那個希望，願意像當初幫助臺灣邁向民主化的歷程一樣，我們再展開新一波的民主革命。

那當然我剛剛在比較簡短的時間，因為我知道時間過了很長，希望盡量把時間留給大家，所以發言比較短一點，我在剛剛比較簡短的說明當中忽然，嗯...不是忽然，就是雖然直接地講到我們對於一個新憲法的想像跟渴望，但是在這件事情發生以前，事實上有非常多的事情要，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那不管是在空戰上，所謂空戰上，我講的是輿論戰，不管是在空戰上面還是地面戰上面，在地面戰講的當然就是組織，那所以島國前進我們作為一個團體之所以會選擇要去處理公投法的議題，很簡單，這個議題在我們的角度上面來看是任何對代議民主有不滿的人，都應該要支持這個訴求，當你對代議民主不滿的時候，下一個問題是，你對抗這個代議民主不滿的武器是什麼？特別是這個武器還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武器，當然要把我們的公民投票權利給搶回來。

那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我們也走入了社區、走入了鄰里，不斷地在做組織的工作，那些組織的工作剛剛飛帆有提到，事實上我們現在在全國大概有超過，就是光...來報名的系統參與我們的活動，事實上有超過上千名的志工，那些志工他們有幾個特性，年紀比較輕，甚至有很多是可能大家會比較有詬病的是軍公教的朋友，他們都來參與這個組織，加入了這個活動，那那個趨勢會讓我對未來看到希望，感覺到希望，覺得那個改革是有可能性的。

那我最後總結的來講是說，在2016的選戰上面，我們自己想法的佈局是，目標就是讓國民黨不要過半，那要達到這個目標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有很多事情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也不會去做，對不起，我大概只能跟各位說明到這裡，謝謝。